



甘孜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6年10月9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 南泽仁 校对: 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: 边强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
XUEHUA
【第2637期】

稻草人

散 / 文 / 连 / 载 / 版

◎阿微木依萝

“你们家的马真漂亮!”我到她们家首先赞美的是马。

“这是我嫂子的马。她的钱买的。不许别人碰,你尤其不能摸它的尾巴。那条尾巴比我嫂子的尾巴还珍贵。我摸了一次,她骂了我一顿。”依色吐着舌头。

依色的爸爸是一个瘦高的皮肤黝黑的中老年男人,他黑洞洞的,我都分不清他到底是老还是不老,常年不洗脸的样子。她的母亲显得苍老,包着黑色的头巾,穿一件暗绿色外衣,背脊弯拱,手脚抖颤,好像生着病。依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。她的哥哥已经结婚,姐姐也嫁人了。

“你嫂子有尾巴吗?”

“有啊。”她哈哈大笑。

依色的任务是放羊,我去的时候,也照样陪着她放羊。她的早餐是在路上吃的,两个土豆,一根泡好的还没有捞出来晾干的酸菜,外加一个红辣椒。

“将就吃吧,或许晚上会给你杀一只鸡。按照规矩,客人来了是要杀鸡的。我想他们会想办法搞到一只鸡。”她安慰我。

没有杀鸡。依色的父母煮了一顿丰盛的土豆招待我。

“娃娃,吃吧,土豆是养人的。你来到我们家,我们应该杀鸡招待你,可是你看见了,我们家连根鸡毛也没有了。下次,下次一定杀鸡招待你。”依色的爸爸承诺似的跟我解释。

依色的妈妈,那个背脊弯拱的老女人低着头,坐在火塘边陪着笑脸,因为失礼,她感到不好意思。她说:“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怠慢过客人。请你一定告诉你的父母,我们家确实没有这个条件了。”

依色家住的还是老旧的草房子,四面的墙壁都开着裂口,风呼呼往房间里灌,山墙上时常落着泥沙。年轻的两口子女人低着头,坐在火塘边陪着笑脸,因为失礼,她感到不好意思。她说:“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怠慢过客人。请你一定告诉你的父母,我们家确实没有这个条件了。”

“你的房间呢?”那天晚上,我很担心自己没有地方睡觉。

“我?”依色摇摇头,她万分愧疚地对我说:“好对不起你,我没有床,我是用绳子绑起来挂在墙上睡的。不知你习不习惯这样睡觉?但是没有办法了,今晚你得习惯这样。没有那么难受,真的,绑的时候用两块木板夹住身体两边,这样你在睡觉的时候就不会滑下来,要不然绳子滑到脖子,就会把自己吊死。”依色拍一下我的肩膀,“放心,今晚我挂在墙上不睡,看着你睡。如果绳子滑上去,我帮你拽住它。”

我被依色的话吓得心慌。

依色也看出我的恐惧来了。她用手指一指羊圈:“那里,看到了吗?那就是我睡觉的地方。”

那一晚,我和依色睡在羊圈上,晚上我做梦,梦见自己也变成了一只羊,拉着黑色的圆颗颗的粪便,甩着短小的尾巴,跑在羊群的最前面,啃着地上的青草。依色第二天告诉我,晚上我在磨牙,就像吃草那样,“咔嚓咔嚓”的,还说梦话,简直要吵死她的耳朵了。

依色放羊是一把高手,她的羊从来不乱跑。她喜欢弹口琴,三片的,琴叶像蜻蜓的翅膀,薄而扁长。一个人的时候,她就对着羊弹琴。

“它们可以听懂的。你信吗?”依色不管我信不信,她径自展开琴片,坐在草地上弹起一支古老的曲子。

我再次去依色家,她的爸爸已经病死一个月了。她的妈妈一个人坐在火塘边,用火钳夹着火炭,火堆里烧着两个土豆,糊了,她继续用火炭盖住土豆,任由它们烧焦。

依色的妈妈头也没有抬一下。她自己跟自己说话。

“你可真有本事啊,一辈子喜欢喝酒,就算知道我没有钱买酒,你也想办法出去把自己搞醉,像你这样的人就是因为喝酒才死的,不然你可以活到一百岁,我保证。现在好了,我说的话都灵验了,你死在酒上了。酒是鬼,酒是恶鬼,我这样说你偏生不相信。你说你的肝脏好像不好了,它们仿佛在你死之前就断了气。活该!你怎么就不能

也许,她压根不会想到我会驱车从绵阳过来看她,就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当年,父亲也是在这个医院接受治疗的,心头多少有些不快。我甚至曾暗暗发誓,再也不到这个医院来。

儿子刚出生几天,元气大伤的妻子在家里也需要照顾。来医院探望祖母,是我临时决定的,不管怎么说,父亲是祖母生的。当然,探望还有一个目的,我实在不想背上不孝和冷漠的骂名,也不想父亲其余的兄弟姐妹说三道四,虽然,父亲已经不在了。

我确实是抽空来探望祖母的。虚情假意也罢,真心实意也好!对于祖母,我真是不知内心怎会产生如此不合时宜如此鲜活的想法。

出发前,我跟人在老家的母亲打了电话。“你要看就去看吧!”

作为儿媳,母亲一副心不在焉的语气。又唠叨几句,便挂了电话,连个“再见”也没有。

心不在焉的母亲有她心不在焉的理由,在娘家人那里,母亲最爱说的就是,

祖母偏心,从来没有给我和弟弟买过一根冰淇淋、一个棒棒糖吃。数字具体到一,确实有些斩钉截铁。算是实情吧!印象中,我和弟弟也的确没有受到过祖母的恩惠。那时候,大伯一家,祖母么爸一家,我们一家,还有大娘一家,都住在同一个院子。祖母对我们视而不见,仿佛是因为我和弟弟密度不够,她看不见,也关心不着。

“好吃的从来都背着你们。”

在母亲那儿,祖母的形象从一开始就是负面的。

在住院部二楼人满为患的病房里,望着大年三十住进医院的祖母,一阵愧疚涌上心头。扪心自问,这些年奔东忙西,几乎很少关注家族里还有这样一位老人。这些年,祖母一直在她的小

儿子么爸家里生活。

祖父于二〇一〇年清明节前去世,去世后三个月,我父亲也意外离开了我们。值得一说的是,父亲的意外似乎“另有隐情”。按照外婆的说法,我父亲是被祖父“带走”的,我父亲心地善良,对老人家又好。父亲去世前一个月,我的外婆便神秘秘地跟我说:“回去告诉他们,要他们别吵架,不然你们家里要出大事。”当时,我不以为然,没想到的是,外婆的预言一个月之后便成真了。自小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的我,若非亲身经历,绝对不会相信还会有这种事!几年前,我将这段真实经历写进一篇散文。

躺在病床上的祖母不是真的病了,而是老了。鼻孔塞着氧气,见我来到身前,嗡嗡着说了两三句话,又闭上了眼睛。我一个字也没听清。

五爸和女儿也来了。在祖母身边忙前忙后。

“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。”

累得黄皮寡瘦的五爸小声跟我说。五爸是上门女婿,按以前的规矩和逻辑,祖母的事,他完全可以袖手旁观。我们走出病房,去阳台抽烟,一排排都是病房,其中几个病房的门牌上写着:卒中病房。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病房,感觉有些临终关怀的意思。

加速度路过。

回来的时候,我忍不住看了看祖母病房外面的牌子,松了口气。就是个普通病房。

医生说,祖母需要住院半个月。

“你回去吧,今晚上我们在这儿守她。”

五爸将我送到电梯口。

开车回来的路上,日薄西山的祖母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海浮现。

一截枯枝嘎嘎作响。

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
快到绵阳的时候,母亲的电话来了,本以为她要问我些祖母的情况。没想到的是,母亲的这个电话纯粹是为了诉苦,早上,弟媳将她狠狠训了一顿,说她不是个称职的婆婆,连娃也不帮着带。

“我说了,绝对不跟他们过了!”

母亲心绪难平,一锤定音。

人人有本难念的经!

老家里,加上母亲,总共五个人。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夹在中间的弟弟,更不好受。理解母亲,但我更倾向于从弟弟的角度想问题,从家和万事兴的角度处理问题。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弟弟有两个女儿。老大不满两岁,老二才三个多月。

开导母亲一番,挂了电话。

原文首刊于2018年《雨花》第8期

那时候,尽管前途黯淡、渺茫,我仍旧乐观,内心充满力量。聪明的人不会跟自己过不去。

在三里村住了很长一段时间,我跟周围才勉强熟悉起来。平时很少出门,大多时间,我都蜗牛一样蜷缩在巴掌大的租房里看书写作。心诚则灵,写作快十年,没什么名堂,却也没有放弃过。在三里村,我终于确认了一件事,那就是心无旁骛写作,成为一名作家。这段生活经历,我在散文《露德圣母堂》有过扫描,不再赘述。

大清早,女友搭乘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上班,我则留在出租屋里读书写作。

女友上班去了,我一天的工作也开始了。写作,光有一大堆想法,如果不写出来,烂了也就烂了。没有作品,不行。女友早出晚归,两千多块钱的工资全花在我们的房租和日常开销。那时候,精打细算的女友每天出门之前都会给我留十块钱,我抽六块钱的中南海,一天一包,剩下的四块则用作零花。

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。

每天,写到傍晚我便关上电脑,走出租屋,出门透气。太阳已经落山了,金色的余晖涂抹着三里村对面那座地势平缓的小山,寂寥的轮廓,稀疏的人影,黯淡的枝条像水面的涟漪,一寸寸消失在暮色深处。小山之上,有座幽寂的公园,本地人叫西山公园,成了我散步和锻炼常去的地方。后来,我知道自己小瞧了这座公园。公园里,有座可以俯瞰大半个绵阳城的亭子,叫“子云亭”。即唐代诗人刘禹锡《陋室铭》所提到的“南阳诸葛庐,西蜀子云亭”里的那座子云亭,据说,是为纪念西汉文学家、语言学家、哲学家扬雄所建造。再回头细细领略《陋室铭》的开头,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……”真是别有一番意味和气韵!

二〇一五年,我在离西山公园不远的一个小区买了房子。而这,也算是我跟“西山”的一点缘分吧。于我而言,“日薄西山”不仅仅是一道风景,还是一个潜藏在内心深处的“幽灵”,有我对一些人事的看法,也有我的苦衷和难言之隐。然而,现实之中,我只能保持沉默。

一个词可以变成一个框架,用来临摹我们的生存境况和质地,正如一颗小小的子弹也可以在我的大腿根上留下时光的疤痕。我不知道别的写作者是怎样一种情形,而我,一个别致新颖、契合我意的标题,也时常能勾起我写作的兴趣,构成我写作的动力。生活是空洞的,但某个时段,它一定在某个框架之内。

在绵阳三里村写作的四五年间,写作和生活的激情并没有进步缓慢而“日薄西山”。总的来说,我并不是一个善于或者重视享受的人,随遇而安,容易知足。让我耿耿于怀的是,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,我承受的不仅仅是来自生活的压力,更有一些亲戚的质疑和鄙视;更让我耿耿于怀的是,在日子慢慢开始有些起色的时候,依然如故。我的尊严如同一条乡村泥路,被人留下了深深的难以抹去的车辙。也许,我完全可以忽略别人的看法和指指点点,但我,偏偏又是一个敏感的人。

从未想过对那些伤害和冷酷的“问候”还以颜色,只是失望、失落,只是深深觉得,一切美好的事物,都在日薄西山。很多时候,我宁愿呆在西山下面的三里村,也不愿意回断裂带,并非无颜见江东父老,而是因为,我已经渐渐适应了一种没有根,也没有惦念的生活。感觉就像,活在世界的死角上面,而不是中心。曾经,断裂带就是我的中心。

“这是荨麻,你不碰它,它就不会伤害到你。”

记得小时候,外婆牵着我,一边绕开一茬茂盛的荨麻,一边说话。

肆

躺在江油九〇三病床上的祖母苍老而虚弱,气息奄奄,一个劲儿地吆喝着“脚疼”。

日薄西山

◎羌人六